

欽定晉書

十卷十卷
九六五六

晉書卷六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五

王導

子悅恬

洽珉

協勅蒼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
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
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卽
丘子司空劉寔等引爲東閣祭酒遷祕書郎太子舍人
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爲琅邪王
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

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
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
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
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
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
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
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
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
虛已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
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

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剋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常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爲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爲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羣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

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勳一匡
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弘
深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
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
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
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
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
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恥辱天官
混雜朝望頽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導亂
源饗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

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勳高孤所
深倚誠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已冲心進思盡誠以身率
衆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
將軍愍帝卽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旣建以導爲丞相
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
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
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
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
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

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
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
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
督後坐事除節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夫
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庠序設
五教明德禮洽通彛倫攸叙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
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
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膚習以
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
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

先本之於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已敦樸之業著浮僞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况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

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
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隆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
彰方今戎虜扇熾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
苟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
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饕餮
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綏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
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
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
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
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姓陪列命導升

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
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
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
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
衛率羊鑿既而鑿敗抵罪導上疏曰徐龕叛戾久稽天
誅臣創議征討調舉羊鑿鑿闔懦覆師有司極法聖恩
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錄機衡使三軍
挫衄臣之責也乞自貶黜以穆朝倫詔不許尊代賀循
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啓立於是典
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爲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

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爲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眞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日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蹠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

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自漢魏已來賜謚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謚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不謚甚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謚導所議也初帝愛琅邪王衷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卽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

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
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讚拜不名固讓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
主是爲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劔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
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
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
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
召峻旣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
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己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
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

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
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叅軍袁耽潛諷誘永等謀
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禦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
隨永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
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
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
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
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虛矣且北寇游魂
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
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

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六年冬烝詔歸胙於導曰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沖見導每拜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爲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時大旱導上疏遜位詔曰夫聖王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周故能人倫攸叙萬物獲宜朕荷祖宗之重託於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風俯洽宇宙亢陽踰時兆庶胥怨邦之不臧

惟予一人公體道明哲弘猷深遠勳格四海翼亮三世
國典之不墜實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讓元
首之愆寄責宰輔祇增其闕博綜萬幾不可一日有曠
公宜遺履謙之近節遵經國之遠畧門下速遣侍中以
下敦喻導固讓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欲倉無
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疾
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
如此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
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
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

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冊曰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
多難禍亂旁興公文貫九功武經七德外緝四海內齊
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旦仰思唐
虞登庸雋乂申命羣官允釐庶績朕思憑高謨弘濟遠
猷維稽古建爾于上公永爲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
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
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
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
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
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

犢車長柄塵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旣據上流擁彊兵趨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賧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

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
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賙祿之禮一依漢
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輜輶車黃屋左
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
冊曰蓋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勳至乎闔棺標跡
莫尚號謚風流百代於是乎在惟公邁達沖虛玄鑒劭
邈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棲遲務外則名雋中
夏應期濯纓則潛算獨運昔我中宗肅祖之基中興也
下帷委誠而策定江左拱己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
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禱机易質調陰陽之和通

彝倫之紀遼隴承風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武之
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荷負顧命保朕冲人遭遇
艱圯夷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
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賴高謨以穆四海昊
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衡有
周之喪二南曷諭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任瞻錫
謚曰文獻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榮寵二弟穎敞少
與導俱知名時人以穎方溫太真以敞比鄧伯道並早
卒導六子悅恬洽協劭蒼

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悅

弈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邪導性儉節
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宮
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諡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
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
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
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
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
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
亦殞絕悅與導語恒以慎密爲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
不送至車後又恒爲母曹氏襪斂箱篋中物悅亡後導

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
開悅無子以弟恬子琨爲嗣襲導爵丹陽尹卒贈太常
子嘏嗣尚都陽公主歷中領軍尚書卒子恢嗣義熙末
爲游擊將軍

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便
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卽丘子性傲誕不拘禮法
謝萬嘗造恬旣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爲必厚待已殊
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於庭中曬髮
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晚節更好士多
技藝善弈碁爲中興第一遷中書郎帝欲以爲中書令

導固讓從之除後將軍魏郡太守加給事中領兵鎮石頭導薨去官俄起爲後將軍復鎮石頭轉吳國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諡曰憲

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美俱有美稱弱冠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爲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爲令旣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苦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六二子珣珉

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爲桓溫掾俱爲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溫經畧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真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旣與珣絕昏又離珣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時希安旨乃出珣爲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祕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杖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爲士庶所悅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

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逸王恭
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
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
恭恢爲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旣
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
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
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罪逾未
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擁強兵竊發於
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苦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
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廼止旣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

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
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語在國寶傳二年恭
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上
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時年五十
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諡曰獻穆桓玄與會稽王道子
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
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
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
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
所哀但情發去來真之未易耳玄輔政改贈司徒初珣

既與謝安有隙在東閩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
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
慟法護珣小字也珣五子弘虞柳孺曇首宋世並有高
名

珣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曰
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僧彌珉小字也時有外國沙
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爲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
未半便云已解卽於別室與法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
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
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

爲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時年二十八追贈太常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

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叅軍襲爵武岡侯早卒無子以弟劭子謚爲嗣

謚字稚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僧太原王綏齊名拜祕書郎襲父爵遷祕書丞歷中軍長史黃門郎侍中及桓立舉兵詔謚銜命詣立立深敬昵焉拜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未至郡立以爲中書令領軍將軍吏部尚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立將篡以謚兼太保奉璽

冊詣立立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加班劍二十人初劉裕
爲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謚獨奇貴之常謂裕曰卿當爲
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立謚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
錄尚書事謚旣受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將軍劉毅嘗
問謚曰璽綬何在謚益懼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
父子兄弟皆伏誅謚從弟謙少驍果輕俠欲誘謚還吳
起兵爲亂乃說謚曰王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除時望
也兄少立名譽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謚懼而出奔
劉裕賤詣大將軍武陵王遵遣人追躡謚旣還委任如
先加謚班劍二十人義熙三年卒時年四十八追贈侍

中司徒諡曰文恭三子瓘球琇入宋皆至大官

劭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陽尹劭
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溫
甚器之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爲建威將
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諡曰簡三子穆默恢穆臨
海太守默吳國內史加二千石恢右衛將軍穆三子簡
智超默二子鑒惠義熙中並歷顯職

蒼字敬文恬虛守靖不競榮利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
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蒼以私
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徵補中領軍不拜徙

尚書領中護軍復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頃之桓沖表請蒼爲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官贈衛將軍子廞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于吳王恭舉兵假廞建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助爲聲援廞卽墨經合衆誅殺異己仍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聚兵輕俠赴者萬計廞自謂義兵一動勢必未寧可乘間而取富貴而曾不旬日國寶賜死恭罷兵符廞去職廞大怒廻衆討恭恭遣司馬劉牢之距戰于曲阿廞衆潰奔走遂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少子

華以不知廡存亡憂毀布衣蔬食後從兄謚言其死所
華始發喪入仕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
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史臣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
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
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于陵寡
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旣
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乖少康之祀夏
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
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剋復

之功用成翼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合爲家奭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其宜矣恬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隕聲慙劉毅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贊曰虎嘯森馳龍升雲映武崗矯矯匡時緝政懿績克
宣忠規靡競契叶三主榮逾九命貽刀表祥筮水流慶
赫矣門族重光斯盛

晉書卷六十五

晉書卷六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六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揚州刺史父靖鎮北將軍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是爲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爲幽朔所稱以勳德兼茂封宣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

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驥等討昌自方城
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敗也以弘代爲鎮
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弘遣南蠻長史陶
侃爲大都護叅軍蒯恆爲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爲都
戰帥進據襄陽張昌并軍圍宛敗趙驥軍弘退屯梁侃
初等累戰破昌前後斬首數萬級及到官昌懼而逃其
衆悉降荆土平初弘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
奔領荊州弘至奔不受代舉兵距弘弘遣軍討奔斬之
表曰臣以凡才謬荷國恩作司方州奉辭代罪不能奮
揚雷霆折衝萬里軍退於宛分受顯戮猥蒙含宥被遣

之職卽進達所鎮而范陽王虓先遣前長水校尉張弈
領荊州臣至不受節度擅舉兵距臣今張昌姦黨初平
昌未梟擒益梁流人蕭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颺
風駭蕩則滄海橫波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比須表上慮
失事機輒遣軍討弈卽梟其首弈雖貪亂欲爲荼毒由
臣劣弱不勝其任令弈肆心以勞資斧敢引覆餗之刑
甘受專輒之罪詔曰將軍文武兼資前委方夏宛城不
守咎由趙驥將軍所遣諸軍剋滅羣寇張弈貪禍距違
詔命將軍致討傳首闕庭雖有不請之嫌古人有專之
之義其恢宏奧略鎮綏南海以副推轂之望焉張昌竄

于下備山弘遣軍討昌斬之悉降其衆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迺敘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爲論者所稱乃表曰被中詔勅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刑威非臣所專且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闇蔽所能斟酌然萬事有機毫釐宜慎謹奉詔書差所應用蓋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濟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頃者多難淳朴彌凋臣輒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叅軍蒯恆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姦凶侃恆各以始終軍事初爲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

之勳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爲善之速福也若不
超報無以勸徇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
守侃爲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恆爲山都令詔惟令臣
以散補空缺然汴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唱義舉善
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
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令
史郭貞張昌以爲尚書郎欲訪以朝議遁逃不出昌質
其妻子避之彌遠勃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厲於強暴雖
各四品皆可以訓獎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爲歸鄉
令貞爲信陵令皆功行相叅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

具上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餘竝從之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譴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

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
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
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時益州刺史
羅尚爲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贍給而州府
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
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
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
自固于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
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時總章大樂
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

禮壞樂崩命杜夔爲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爲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况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論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讓許之進拜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顥挾天子詔弘爲劉喬繼援弘以張方殘暴知顥必敗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前廣漢太守羊冉說弘以從橫之事弘大怒斬之河間王顥使張光爲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彭

城王前東奔有不善之言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明
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
也展深恨之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蠻以
授前北軍中候蔣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
以大衆屯于夏口又遣治中何松領建平宜都襄陽三
郡兵屯巴東爲羅尚後繼又加南平太守應詹寧遠將
軍督三郡水軍繼蔣超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
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爲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
侃遣子及兄子爲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
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

不敢闖境永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及餘官如故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叅軍劉盤爲督護率諸軍會之盤旣旋弘自以老疾將解州及校尉適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初成都王穎南奔欲之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馬郭勣欲推穎爲主弘子璠追遵弘志於是墨綰率府兵討勣戰於濁水斬之襄沔肅清初東海王越疑弘與劉喬貳于己雖下節度心未能安及弘距穎璠又斬勣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贊美

之表贈弘新城郡公諡曰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不
禁詔起璠爲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及略薨山
簡代之簡至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爲主表陳之由
是徵璠爲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洛陽
然後遣迎家累僑人侯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
辭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
也

陶侃

兄子臻 臻弟與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丹
吳陽武將軍侃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

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達去侃追送百餘里達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達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爲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事卽退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

與之結友而去夔察侃爲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郎中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爲掾屬以侃寒宦召爲舍人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暉侃州里也爲鄉論所歸侃詣之暉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暉曰此人非凡器也尚書樂廣欲會荆陽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於廣人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慶後爲吏部令史舉侃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歸爲郡小中正

會劉弘爲荊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旣至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叅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封東鄉侯邑千戶陳敏之亂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扈瓌間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叅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爲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爲

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服闋叅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爲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爲叅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命臻爲叅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輅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絕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

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羨之左右侃卽遣兵逼羨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爲後繼羨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弢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爲前鋒兄子輿爲左甄擊賊破之時周顛爲荊州刺史先鎮溇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鬪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飢晝當擊賊

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衆遣叅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爲賊所破不知卹得刺史貢對曰鄙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卽表拜侃爲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冲自稱荊州刺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令以杜曾爲前鋒大督護進軍斬冲悉降其衆侃召曾不到貢又恐矯命獲罪遂與曾舉兵反擊侃督護鄭攀於沌陽破之又敗朱伺

於河口侃欲退入湏中部將張弈將貳於侃詭說曰賊至而動衆必不可侃惑之而不進無何賊至果爲所敗賊鉤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張弈竟奔于賊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爲先驅擊杜弼大破之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辭詣王敦曰州將陶使君孤根特立從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夏輔翼劉征南前遇張昌後屬陳敏侃以偏旅獨當大寇無征不剋羣醜破滅近者王如亂北杜弼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馳其餘郡縣所在土崩侃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子

來之衆前後累至奉承指授獨守危阨人往不動人離不散往年董督徑造湘城志陵雲霄神機獨斷徒以軍少糧懸不果獻捷然杜毀懼來還夏口未經信宿建平流人迎賊俱叛侃卽迴軍遡流芟夷醜類至使西門不鍵華圻無虞者侃之功也明將軍愍此荆楚救命塗炭使侃統領窮殘之餘寒者衣之饑者食之比屋相慶有若挾纊江濱孤危地非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移就高祚以避其衝賊輕易先至大衆在後侃距戰經日殺其名帥賊尋犬羊相結并力來攻侃以忠臣之節義無退顧被堅執銳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

時死者不可勝數賊衆叅伍更息更戰侃以孤軍一隊力不獨禦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主者責侃重加黜削侃性謙沖功成身退今奉還所受唯恐稽遲然某等區區實恐理失於內事敗於外毫釐之差將致千里使荆蠻乖離西嶠不守唇亡齒寒侵逼無限也敦於是奏復侃官弼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溪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弼遂疑張奔而殺之衆情益懼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弼爲益州吏盜用庫

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
賊乎貢初橫脚馬上侃言訖貢歛容下脚辭色甚順侃
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而弢敗走進
剋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將
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爲不可侃
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
廙爲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
鄭攀蘇溫馬儁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
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
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

議叅軍梅陶長史陳頌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
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
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叅軍侃旣達
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始不免侃因進至始
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
復遣使詣王敦乞爲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
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
劉沉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
廣州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
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執劉沉於

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太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舉兵反詔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刺史敦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騎常侍時交州刺史王諒爲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錄前後功封次子夏爲都

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餘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體愛好人倫終日歛衽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擣蒲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

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有
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
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
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
大怒曰汝旣不佃而戲賊人稻孰而饑之是以百姓勤
於農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
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
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
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爲賊
所害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

顛命之列深以爲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爲盟主侃乃遣啓護龔登率衆赴嶠而又追迴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衣服登舟星言兼邁曉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卽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累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顯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

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
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
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
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峻弟
逸復聚衆侃與諸軍斬逸於石頭初庾亮少有高名以
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
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
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
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尋以
爲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戶賜

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鎮
巴陵遣諮議叅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郭默
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
也遣將軍宋夏陳脩率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進默遣
使奴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叅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
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
胸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
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
騁其縱橫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
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

勢加有舩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
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
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既至默將宗侯縛
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
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
益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爲戍將侃
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
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于巴陵
因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爲叅軍范逵子珣爲湘東
太守辟劉弘曾孫安爲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一

殮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
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
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曰
臣非貪榮於疇昔而虛讓於今日事有合於時宜臣豈
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與朝廷作異臣常
欲除諸浮長之事遣諸虛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臣
杖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疾篤
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
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
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

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懣兼懷不能己己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國臣修遷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穸葬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絲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間者猶爲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母丘奧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敘於此長垂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羣儒司徒導

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墜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
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卽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
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遺左長史殷羨奉
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大尉章荆江州刺史印
傳榮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
加督護統領文武佩輿車出臨津就舩明日薨于樊谿
時年七十六成帝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荆
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史長沙郡
公經德蘊哲謀猷弘遠作藩于外八州肅清勤王于內
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勳伯舅是憑方賴大猷俾屏予

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弔奄
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假
密章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又策謚曰桓祠以
太牢侃遺令葬國南一十里故吏刊石碑畫像於武昌
西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
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
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
章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
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殷融爲小人侃性纖密好問
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

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
此種施惶怖謝罪時武昌號爲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爲
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
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
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
言者不已侃廼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
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
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廼致禍之由
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
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

亮成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
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
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
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愆期曰老
子婆婆正坐諸君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
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
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意其爲世所重
如此然勝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或云
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
化爲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

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闔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
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歛板曰以
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
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徹於上
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裹手
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窬之志
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
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竝不顯

洪辟丞相掾早卒

瞻字道真少有才器歷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太守遷

散騎常侍都亭侯爲蘇峻所害追贈大鴻臚謚愍悼世子以夏爲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夏與斌及稱各擁兵數千以相圖旣而解散斌先往長沙悉取國中器使財物夏至殺斌庾亮上疏曰斌雖醜惡罪在難忍然王憲有制骨肉至親親運刀鋸以刑同體傷父母之恩無惻隱之心應加放黜以懲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病卒詔復以瞻息弘襲侃爵仕至光祿勳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爲吳昌侯五百戶

琦司空掾

旗歷位散騎常侍郴縣開國伯咸和末爲散騎侍郎性

甚凶暴卒子定嗣卒子襲之嗣卒子謙之嗣宋受禪國除

斌尚書郎

稱東中郎將南平太守南蠻校尉假節性虓勇不倫與諸弟不協後加建威將軍咸康五年庾亮以稱爲監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以本所領二千人自隨到夏口輕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吏佐責稱前後罪惡稱拜謝因罷出亮使人於閣外收之棄市亮上疏曰案稱大司馬侃之孽子父亾不居喪位荒耽于酒昧利偷榮擅攝五郡自謂監軍輒召王官聚之軍府

故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居江夏及將楊恭趙韶竝以言色有忤稱放聲當殺安恭懼自赴水而死韶於獄自盡將軍郭誦從稱往長沙赴喪稱疑開附其兄弟乃反縛懸頭於帆檣仰而彈之鼓棹渡江二十餘里觀者數千莫不震駭又多藏匿府兵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縱醜言無所顧忌要結諸將欲阻兵構難諸將惶懼莫敢酬答由是姦謀未卽發露臣以侃勳勞王室是以依違容掩故表爲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以匡救之而稱豺狼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輒收稱伏法

聖訓卷之二 及作 二二一
範最知名太元初爲光祿勳

岱散騎侍郎

臻字彥遐有勇略智謀賜爵當陽亭侯咸和中爲南郡太守領南蠻校尉假節卒官追贈平南將軍謚曰肅

臻弟輿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初賊張奔本中州人元康中被差西征遇天下亂遂留蜀至是率三百餘家欲就杜弼爲侃所獲諸將請殺其丁壯取其妻息輿曰此本官兵數經戰陣可赦之以爲用侃赦之以配輿及侃與杜弼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色輿率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剋賊又率衆將

焚侃輜重輿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輒剋賊望見輿軍相
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後與杜弢戰輿被重創卒侃
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爲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爲九州輔相
立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連率之儀
威騰閩外總頒條之務禮縟區中委稱其才甘棠以之
流詠據非其德讐餉以是興嗟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
符建節並紊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縮之契居方
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斂豺狼之迹舉賢登
善窮掇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

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禔於稽天之際猶獨稱
善政何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
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隩落之間比肩髦儁之列
超居外相宏總上流布澤懷邊則嚴城靜柝釋位匡主
則淪鼎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
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時
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
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有徵

贊曰和季承恩建旗南服威靜荆塞化揚江澳戮力天
朝匪忘忠肅長沙勤王擁旆戎場任隆三事功宣一匡

繫賴之重匪伊舟航

晉書卷六十六

晉書卷六十六考證

陶侃傳追贈大司馬假密章○臣宗楷按本書山濤傳

策賜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杏伯蜜印青朱綬
此云密章疑蜜字之訛也

百書目卷六十六考證

晉書卷六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七

溫嶠

溫嶠字太真司徒羨弟之子也父憺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弟稱於邦族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隸命爲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數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後舉秀才灼然二品司徒辟東閣祭酒補上黨潞令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

禮之請爲叅軍琨遷大將軍嶠爲從事中郎上黨太守
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
遷司空以嶠爲右司馬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
劉聰跨帶疆場嶠爲之謀主琨所憑恃焉屬二都傾覆
社稷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嶠曰昔班彪
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
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
雖無管鮑之才而明公有桓公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
敢辭命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旣至引
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

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顓謝琨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求反命不許會琨爲段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勲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讎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没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

消反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爲勞費嶠上疏以爲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鞶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卽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

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讐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爲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

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
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
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
嶠猶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
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
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
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卽路及發後鳳入說
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
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
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

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爲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時制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固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疎遠君子朝廷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間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

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且敦爲大逆之日拘錄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遑晏處如陸玩羊舅劉胤蔡謨郭璞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入姦黨宜施之以寬加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含弘思求允中臣階緣博納干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帝從之是時天下凋弊國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先嶠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爲功尙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

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并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須一年之後卽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於事爲便其四曰

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土尙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其五曰古者親耕藉田以供粢盛舊制藉田廩犧之官今臨時市求旣上贖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六曰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宣揚王化延譽四方人

情不樂遂取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
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日罪不相及古之
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
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議奏多納之
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壺等同受顧命時
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
威名於荆楚又以西夏爲虞故使嶠爲上流形援咸和
初代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
有惠政甄異行能親祭徐孺子之墓又陳豫章十郡之
要宜以刺史居之尋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

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爲先未效勳庸而逆受榮

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結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語在寶傳初嶠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尙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次湓口卽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

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盾奮
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
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
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
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殉難哀恨自
咎五情摧隕慙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
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
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
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
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

陪隸恥君之辱按劔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
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
小吏耳登壇唾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况今
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
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饑
乏後將軍郭默卽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
邑其宿衛兵人卽時出散不爲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阨
忌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
表興義以抗其前疆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
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

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
金同稟規略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
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
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
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
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
隆重率郭後軍趙龔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
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
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夫忠
爲令德爲仁由已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陶侃雖許

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感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

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
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疆胡東接逆賊因之
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
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
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
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
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
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旣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
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
瞻由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

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杖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

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賊
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
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爲海
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
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
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
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
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
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
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

王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塲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
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
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
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
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
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
嶠侃錄尙書遣間使宣旨並讓不受賊將匡術以臺城
來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
救之不便不如攻楊杭楊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
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于嶠船時陶

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初峻黨路永匡術賈寧中塗悉以衆歸順王導將裒顯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爲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無以奪朝議將留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

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二
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冊書曰朕以眇身
纂承洪緒不能光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天社
稷危逼惟公明鑒特達識心經遠懼皇綱之不維忿凶
寇之縱暴倡率羣后五州響應首啓戎行元惡授馘王
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勳著八表方賴
大猷以拯區夏天不憖遺早世薨殂朕用痛悼于厥心
夫褒德銘勳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
都督刺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諡曰忠武祠以太
牢初葬于豫章後朝廷追嶠勳德將爲造大墓於元明

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於聖世
勳義感于人神非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
別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
臨飯酸噎人之云亡嶠實當之謹寫嶠書上呈伏惟陛
下旣垂御省傷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國恥
獎臣戮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
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之
危魂靈安於后土詔從之其後嶠後妻何氏卒子放之
便載喪還都詔葬建平陵北并贈嶠前妻王氏及何氏
始安夫人印綬放之嗣爵少歷清官累至給事黃門侍

郎以貧求爲交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牋曰放之
溫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遠存周
禮近叅人情則望實惟允時竟不納放之旣至南海甚
有威惠將征林邑交阯太守杜寶別駕阮朗並不從放
之以其阻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于官弟
式之新建縣侯位至散騎常侍

郗鑒

子愔 愔子超 愔弟曇

鑒叔父隆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玄孫也少
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不應

州命趙王倫辟爲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惠帝反正叅司空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辟爲主簿舉賢良不行征東大將軍苟晞檄爲從事中郎晞與越方以力爭鑒不應其召從兄旭晞之別駕恐禍及已勸之赴召鑒終不廻晞亦不之逼也及京師不守寇難鋒起鑒遂陷於陳午賊中邑人張寶先求交於鑒鑒不許至是實於午營來省鑒疾旣而卿鑒鑒謂實曰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邪實大慙而退午以鑒有名於世將逼爲主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

歸鄉里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鑿復分所得以贖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鑿爲主舉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元帝初鎮江左承制假鑿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用李述劉琨用兄子演並爲兗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闔州編戶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鷲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領軍將軍旣至轉尙書以疾不

拜時明帝初卽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鑿爲外援
由是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
鎮合肥敦忌之表爲尙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
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
豈勝滿武秋邪鑒曰儼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
識沖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
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
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
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旣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
可偷生屈節覩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

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
不遣敦之黨與譖毀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
錢鳳曰郟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
臺鑒遂與帝謀滅敦既而錢鳳攻逼京都假鑒節加衛
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鑒以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軍號
時議者以王舍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
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羣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
以算屈難以力競且舍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
往年之暴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往不剋且賊無
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

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從之鑒以尙書令領諸屯營及鳳等平溫嶠上議請宥敦佐吏鑒以爲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昏亡之主故開待放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迷亂之朝無出關之操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宥乃從之封高平侯賜絹四千八百匹帝以其有器望萬幾動靜輒問之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王導議欲贈周札官鑒以爲不合語在札傳導不從鑒於是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

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
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俄而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兗
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尋而帝崩鑿與王
導卞壹溫嶠庾亮陸曄等竝受遺詔輔少主進位車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
史及祖約蘇峻反鑿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
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
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鑿爲司空
鑿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
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

不畏王誅凶戾肆迸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
制脅幽主拔本塞原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
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
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羣后致討義
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
存報國凡我同盟旣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
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三
軍爭爲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問行謂平南將軍溫
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
害旣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

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
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進鑿都督揚
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鑿
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于茄子浦鑿築白石壘而據之
會舒潭戰不利鑿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
虔亭三壘以距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
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爲大業京
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鑿退還廣陵以俟後
舉鑿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託付之重
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疆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

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
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鑿
遣叅軍李閔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解
八郡都督更封南昌縣公以先爵封其子曇時賊帥劉
徽聚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鑿遂城京口加都督揚
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後以寢
疾上疏遜位曰臣疾彌留遂至沉篤自忖氣力差理難
冀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過才會無以報上慙先
帝下愧日月伏枕哀歎抱恨黃泉臣今虛乏救命朝夕
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乞骸骨歸丘園惟願陛下崇山

海之量弘濟大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興於今則臣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內史邁謙愛養士甚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兗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舉疏奏以蔡謨爲鑒軍司鑒尋薨時年七十一帝朝晡哭于朝堂遣御史持節護喪事贈一依溫嶠故事冊曰惟公道德沖邃體

識弘遠忠亮雅正行爲世表歷位內外勲庸彌著乃者
約峻狂狡毒流朝廷社稷之危賴公以寧功侔古烈勲
邁桓文方倚大猷藩翼時難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
震悼于厥心夫爵以顯德諡以表行所以崇明軌迹不
揚徽劭今贈太宰諡曰文成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
寵榮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
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
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
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
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

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二子愔曇

愔字方回少不交競弱冠除散騎侍郎不拜性至孝居
父母憂殆將滅性服闋襲爵南昌公徵拜中書侍郎驃
騎何充輔政征北將軍褚裒鎮京口皆以愔爲長史再
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闕欲以愔爲太守愔自以資望
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議嘉之轉爲臨海太守會弟曇卒
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
許恂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後以疾
去職乃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十許年間人事頓絕簡
文帝輔政與尚書僕射江彪等薦愔以爲執德存正識

懷沉敏而辭職遺榮有不拔之操成務須才豈得遂其
獨善宜見徵引以參政術於是徵爲光祿大夫加散騎
常侍旣到更除太常固讓不拜深抱冲退樂補遠郡從
之出爲輔國將軍會稽內史大司馬桓溫以愔與徐兗
有故義乃遷愔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
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雖居藩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溫北
伐愔請督所部出河上用其子超計以己非將帥才不
堪軍旅又固辭解職勸溫并領已所統轉冠軍將軍會
稽內史及帝踐阼就加鎮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久
之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徵拜司空詔書優美敦獎

之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數年七月詔遣驥僕散
殷勤固辭不起大元九年卒時年七十
空諡曰文穆三子超融沖超最知名

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游士
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愔事天師道而超奉佛
愔又好聚歛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
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獨詣皆此類也桓溫辟
爲征西大將軍掾溫遷大司馬又轉爲叅軍溫英氣高
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
自結納時王珣爲溫主簿亦爲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叅
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尋除散

騎侍郎時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溫恒云京口酒可
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遣賤詣溫欲
共獎王室修復園陵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賤自陳
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溫得賤大喜卽轉愔爲
會稽太守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爲之謀謝安與
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
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太和中溫將伐慕容氏於
臨漳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
自濟入河超又進策於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
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所實爲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

造鄴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決
戰呼吸可定設欲城鄴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
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
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
足及來夏雖如賒遲終亦濟剋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
進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僂俛秋冬
船道澁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
此大限閔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
慙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恥乎
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旣而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

公都有慮不溫曰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旣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爲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內豈不可深思哉溫旣素有此計深納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遷中書侍郎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日盱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邪其權重當時如此轉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常謂其父名公之子位遇應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惜優游而已恒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穆安亦深恨之服闋除散騎常侍不起以爲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愔卒初超雖實

黨桓氏以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
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愔爲弊我亡後若大
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
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
恨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友皆一時美秀雖寒門後
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爲誄者四十餘
人其爲衆所宗貴如此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愔常
躡履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愔慢怠展而候之
命席便遷延辭避愔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
邪性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爲之起屋宇作

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又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叅諸正始而道常重超以爲一時之儁甚相知賞超無子從弟儉之以子僧施嗣

僧施字惠脫襲爵南昌公弱冠與王綏桓胤齊名累居清顯領宣城內史入補丹陽尹劉毅鎮江陵請爲南蠻校尉假節與毅俱誅國除

曇字重熙少賜爵東安縣開國伯司徒王導辟祕書郎朝論以曇名臣之子每逼以憲制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中書侍郎簡文帝爲撫軍引爲司馬尋除尚

書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時北中郎苟羨有疾朝廷以曇
爲羨軍司加散騎常侍頃之羨徵還仍除北中郎將都
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
節鎮下邳後與賊帥傅末波等戰失利降號建威將軍
尋卒年四十二追贈北中郎諡曰簡子恢嗣

恢字道胤少襲父爵散騎侍郎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領
太子右衛率恢身長八尺美鬚髯孝武帝深器之以爲
有藩伯之望會朱序自表去職擢恢爲梁秦雍司荆揚
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恢甚
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千計初姚萇將竇衝來降拜

東羌校尉衝後舉兵反入漢川襲梁州時關中有巴蜀之衆皆背萇據弘農以結苻登而登署衝爲左丞相徙屯華陰河南太守楊佺期遣上黨太守荀靜戍皇天塢以距之衝數來攻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城而佺期率衆次湖城討衝走之尋而慕容垂圍慕容永於潞川永窮蹙遣其子弘求救於恢并獻玉璽一紐恢獻璽於臺又陳垂若并永其勢難測今於國計謂宜救永永垂金存自爲仇讎連雞不棲無能爲患然後乘機雙斃則河北可平孝武帝以爲然詔王恭庾楷救之未及發而永沒楊佺期以疾去職恢以隨郡太守夏侯宗之爲河南

太守戍洛陽姚萇遣其子略攻湖城及上洛又使其將楊佛嵩圍洛陽恢遣建武將軍辛恭靜救洛陽梁州刺史王正胤率衆出子午谷以爲聲援略懼而退恢以功進征虜將軍又領秦州刺史加督隴上軍時魏氏彊盛山陵危逼恢遣江夏相鄧啓方等以萬人距之與魏王拓跋珪戰于滎陽大敗而還及王恭討王國寶桓玄殷仲堪皆舉兵應恭恢與朝廷犄角玄等襄陽太守夏侯宗之府司馬郭毗並以爲不可恢皆殺之旣而玄等退守尋陽以恢爲尚書將家還都至楊口仲堪陰使人於道殺之及其四子託以羣蠻所殺喪還京師贈鎮軍將

軍子循嗣

隆字弘始，謇亮有匪躬之節。初爲尚書郎，轉左丞，在朝爲百寮所憚。坐漏洩事，免。頃之，爲吏部郎，復免。補東郡太守。隆少爲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擅，召爲散騎常侍。倫之篡也，以爲揚州刺史。寮屬有犯，輒依臺閣峻制繩之。遠近咸怨。尋加寧東將軍，未拜而齊王冏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兄子鑒爲趙王掾，諸子悉在京洛，故猶豫未決。主簿趙誘前秀才虞潭白隆曰：「當今上計明使君自將精兵徑赴齊王，中計明使君可留督攝，速遣猛將率精兵疾赴下計，示遣兵將助而稱背倫。隆

素敬別駕顧彥密與謀之彥曰趙誘下計乃上策也西曹留承聞彥言請見曰不審明使君當令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惟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今上取四海不平齊王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顧二帝自可不行宜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得保也隆無所言而停檄六日時寧遠將軍陳留王邃領東海都尉鎮石頭隆軍人西赴邃甚衆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憤怒夜扶邃爲主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顧彥亦被害誣隆聚合遠近圖爲不軌隆之死

也時議莫不痛惜焉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旣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猥窳干羣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祇赴國屯信誓盟於日月枕戈雨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輿從軫卒復夷庚之躅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道徽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璧方回踵武奕世登台露冕爲飾援高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歟愛子云亡

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贊曰太真懷貞勤宣乃誠謀敦翦峻奮節摘名道徽忠
勁高芬遠映愔克負荷超慙雅正

晉書卷六十七

晉書卷六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八

顧榮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爲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
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爲黃門侍郎太子
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例
拜爲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恒縱酒酣暢
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會趙
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寮屬付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

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篡位倫子虔爲大將軍以榮爲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陷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免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旟曰以顧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旟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旟然之

白問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
醉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
爲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
耳及問誅榮以討葛旗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
沙王又爲驃騎復以榮爲長史又敗轉成都王穎丞相
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
據洛不得進避之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爲散騎常侍
以世亂不應遂還吳東海王越聚兵於徐州以榮爲軍
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反南渡江逐揚州刺史劉機丹
陽內史王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爲列郡收禮豪傑有

孫氏鼎峙之計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榮數踐危亡之
際恒以恭遜自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
亂胡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
種江南雖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榮常憂無竇氏孫劉
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略有孫吳之能功
勳效於已著勇略冠於當世帶甲數萬舳艫山積上方
雖有數州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
散蒂芥之恨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
引諸豪族委任之敏乃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
委之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

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本無大略政令反覆計無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年周玘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發橋斂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事平還吳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語在紀瞻傳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既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

萬幾榮上牋諫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幾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修豈有便塞叅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疆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沖虛納下廣延儁彥思畫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恥則羣生有賴開泰有期矣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真正

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
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沉
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
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六年卒官帝臨喪盡哀欲表贈
榮依齊王功臣格吳郡內史殷祐牋曰昔賊臣陳敏憑
寵藉權滔天作亂兄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士庶以爲
臣僕于時賢愚計無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
伯顧榮經德體道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困彌厲崎嶇
艱險之中逼迫姦逆之下每惟社稷發憤忼愾密結腹

心同謀致討信著羣士名冠東夏德聲所振莫不響應
荷戈駿奔其會如林榮躬當矢石爲衆率先忠義奮發
忘家爲國歷年逋寇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蕩平六州勳
茂上代義彰天下伏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格不在
帷幕密謀叅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得進爵拓
土賜拜子弟遐邇同歎江表失望齊王親則近屬位爲
方嶽杖節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援內有宗室之
助稱兵彌時役連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多榮衆無一
旅任非藩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身殉國
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旣殄高尚成功封

閉倉廩以俟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匡霸事
舉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之於齊疆弱不同優劣亦異
至於齊府叅佐扶義助疆非創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
公或侯榮首建密謀爲方面盟主功高元帥賞卑下佐
上虧經國紀功之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夫考績幽明
王教所崇况若榮者濟難寧國應天先事歷觀古今未
有立功若彼酬報如此者也由是贈榮侍中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元及帝爲晉王追封爲公開國食
邑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
慟旣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

不困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子毗嗣官至散騎侍郎

紀瞻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祿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

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瞻對曰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邁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歌億載永傳于後然而俗變事弊得失隨時雖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敬失多儀周鑒二王之弊崇文以辯等差而流遁者歸薄而無款誠款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義皇簡朴無爲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闡元聖功日躋承天順時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旣往人變由久謂當今之政宜去文

存朴以反其本則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又問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邦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爲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爲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辨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

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璧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又問庶明亮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旣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於求才立名之士急於招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恒背古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對曰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八登庸則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巖之徒周文攜渭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

勳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仄陋使山無扶蘇之才野
無伐檀之詠是以化厚物感神祇來應翔鳳飄颻甘露
豐隆醴泉吐液朱草自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
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別
長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譯入貢頌聲穆
穆南面垂拱也今貢賢之塗已闢而教學之務未廣是
以進競之志恒銳而務學之心不修若闢四門以延造
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績殿最審其優劣厝之百寮置
之羣司使調物度宜節宣國典必協濟康哉符契往代
明良來應金蘭復存也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

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姦宄旣殷法物
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虐
濫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
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剋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
法足爲永制與不對曰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
害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
勇力而貴仁義仁義貴則彊不陵弱衆不暴寡三皇結
繩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
遠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
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旣

興三辟而文網之弊又加族誅淫刑淪胥感傷和氣化染後代不能變改故漢祖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由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思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酌參夷之刑除挾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世而偕也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聞辯之以釋不同之理對

曰蓋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爲質外動剛直以外接爲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爲政則黃義之規可踵以之革亂則立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闊網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德往而莫返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對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

之源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於濟世皇代質朴禍難
不作結繩爲信人知所守大道旣離智惠擾物夷險不
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網夏殷繁帝者之法皆
廢興有由輕重以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
非有降殺也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閣祭酒
其年除鄆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
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語在榮傳召拜尚書
郎與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混
沌之時矇昧未分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
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旣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

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闡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
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
儀之謂以體爲稱則是天地以氣爲名則名陰陽今若
謂太極爲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
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冲氣以爲和原元氣之本
求天地之根恐疑以此爲準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
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
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
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

矇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
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
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
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
氏指向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爲驗謂二儀生於此
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止至
徐州聞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
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
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爲安東將軍引
爲軍諮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

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以距勒勒退除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暨令令已受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觀古人之成敗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爲難見二帝失御宗廟虛廢神器去晉于今二載梓宮未殯人神失御陛下膺籙受圖特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荒來庭宗廟旣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

宿之縮北極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已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綱維大業者惟理與當晉祚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此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當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蕪宗廟無主劉石竊弄神器於西北陛下欲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尚所不許况大人

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瞻叱績曰帝坐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爲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朝請上疏曰臣疾疢不痊曠廢轉久比陳誠款未見哀察重以尸素抱罪枕席憂責之重不知垂沒之餘當所投厝臣聞易失者時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義人負鼎趣走商歌於市誠欲及時效其忠規名傳不朽也然失之者億萬得之者一兩耳常人之情貪求榮利臣以凡庸邂逅遭遇勞無負鼎口不商歌橫逢大運頻煩饕竊雖思慕

古人自效之志竟無毫釐報塞之效而犬馬齒衰衆疾廢頓僵臥救命百有餘日叩棺曳衾日頓一日如復天假之年蒙陛下行葦之惠適可薄存性命枕息陋巷亦無由復廁八坐升降臺閣也臣目冥齒墮胸腹冰冷創旣不差足復偏跛爲病受困旣以荼毒七十之年禮典所遺衰老之徵皎然露見臣雖欲勤自藏護隱伏何地臣之職掌戶口租稅國之所重方今六合波盪人未安居始被大化百度草創發卒轉運皆須人力以臣平彊兼以晨夜尚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當久停機職使王事有廢若朝廷以之廣恩則憂責日重以之序官則官

廢事弊須臣差則臣日月衰退今以天慈使官曠事滯
臣受偏私之宥於大望亦有虧損今萬國革面賢俊比
跡而當虛停好爵不以縻賢以臣穢病之餘妨官固職
誠非古今黜進之急惟陛下割不已之仁賜以敝帷隕
仆之日得以藉尸時銓俊又使官修事舉臣免罪戮死
生厚幸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
篤還第不許時郅鑿據鄒山屢爲石勒等所侵逼瞻以
鑿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曰臣聞
皇代之興必有爪牙之佐干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
虞舜舉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郅鑿少

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與戴若思同
辟堆放荒地所在孤特衆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綏集
殘餘據險歷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衆單寡無以
立功旣統名州又爲常伯若使鑒從容臺闔出內王命
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袞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
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爲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
常侍劉隗鎮北陳珍鎮東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
則俱八坐况鑒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聖明以至公臨天
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聞見惟開聖懷垂
問臣導冀有毫釐萬分之一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

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
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
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俄轉領軍將軍當時
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敬憚之瞻以久病請去官不
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
爲朕臥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
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瞻忠
亮雅正識局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逡巡告誠朕深明此
操重違高志今聽所執其以爲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
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爲府尋卒時年七十

二冊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喪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慎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河南褚沉給事中宣城章遼歷陽太守沛國武嘏並與瞻素疎咸藉其高義臨終託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爲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

至廷尉景弟鑿太子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先瞻卒

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曾祖齊仕吳爲名將祖景滅賊校尉父邵中書令爲孫皓所殺徙家屬邊郡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操尚高厲童胤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國相丁又請爲五官掾刺史稽喜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爲本不求課最後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

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
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
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州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
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
悴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
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爲
恨恨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
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土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
遠國益甚至於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
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

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
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
乞蒙簡察久之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
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起兵江
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別帥石冰略有揚州逐
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以其長史宰與
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吳興內史顧祕前秀才周
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亦合衆應之冰大將杭
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寵爲陳逆順寵遂遁
走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卽謝遣兵士杜門

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豫焉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陽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是時州內豪傑皆見維繫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不豫其事及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爲安東將軍復上循爲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東海王越命爲叅軍徵拜博士並不起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

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牋疏十餘上帝遺之
書曰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
當宇宙清泰彝倫攸敘隨運所遇動默在已或有遐棲
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
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
燭之武乘縋以入秦園綺彈冠而臣漢豈非大雅君子
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
殮服立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筆而造
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
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忘

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
逸至於今日所謂道之云亡邦國殄悴羣望顛顛實在
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
也庶稟徽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爲軍司謹遣叅
軍沈禎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及帝
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舉疾至
帝親幸其舟因詔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
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廷
尉張闔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
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

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及之闔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爲世所敬服如此時江東草創盜賊多有帝思所以防之以問於循循答曰江道萬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之所來往也今議者欲出宣城以鎮江渚或欲使諸縣領兵愚謂令長威弱而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爲用以循所聞江中劇地惟有闔廬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絕其根蒂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恒使徼行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使越常科勤則有殊榮之報墮則有

一身之罪謂於大理不得不肅所給人以此時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按漢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今縱不能爾要宜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疆冬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跡言所在都督尋當致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雜其徼備兩情俱墮莫適任負故所以徒有備名而不能爲益者也帝從之及愍帝卽位徵爲宗正元帝在鎮又表爲侍中道險不行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循自以臥疾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帝下令曰孤以寡德忝當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憑循言行以禮乃時

之望俗之表也實賴其謀猷以康萬幾疾患有素猶望
臥相規輔而固守撝謙自陳懇至此賢履信思順非以
讓爲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常侍如故循
以九卿舊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兼處此職惟拜太常
而已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
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以爲禮兄
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
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
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
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

議者以聖德沖遠未便改舊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二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况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

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諡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旣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旣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

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旣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爲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三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

循輒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
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
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六
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
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琅邪恭
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
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
節不修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敘之敬懼非垂典之教
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
期於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

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諡曰穆將葬帝又出臨其柩哭之盡哀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送近途望船流涕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子隰康帝時官至臨海太守

楊方

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爲之延譽恢嘗遣方爲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

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爲世英位爲朝右道隆化立
然後爲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龐德
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
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爲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叅
軍事方在都邑搢紳之士咸厚遇之自以地寒不願久
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
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沉更撰吳越春秋并雜文筆皆行
於世以年老棄郡歸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於
家

薛兼

薛兼字令長丹陽人也祖綜仕吳爲尚書僕射父瑩有名吳朝吳平爲散騎常侍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孝廉辟公府除比陽相莅任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令司空東海王越引爲叅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侯元帝爲安東將軍以爲軍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甚勤王事以上佐祿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進爵安陽鄉侯拜丹陽太守中興建轉尹加秩中二千石遷尚書領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談者美之永昌初王敦表兼

爲太常明帝卽位加散騎常侍帝以東宮時師傅猶宜盡敬乃下詔曰朕以不德夙遭閔凶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哀癸在疚靡所諮仰憂懷惴惴如臨于谷孔子有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朕將祇奉先師之禮以諮有德太宰西陽王秩尊望重在貴思降丞相武昌公司空卽丘子體道高邈勳德兼備先帝執友朕之師傅太常安陽鄉侯訓保朕躬忠肅篤誠夫崇親尊賢先帝所重朕見四君及書疏儀體一如東宮故事是歲卒詔曰太常安陽鄉侯兼履德沖素盡忠恪已方賴德訓弘濟政道不幸殂殞痛于厥心今遣持節侍御史贈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魂而有靈嘉茲榮寵及葬屬王敦作
逆朝廷多故不得議諡直遣使者祭以太牢子顥先兼
卒無後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材共康庶績
顧紀賀薛等並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質霸朝豫聞邦
政典憲資其刊輯帷幄貯其謀猷望重搢紳任惟元凱
官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材能斯至而
循位登保傅朝望特隆遂使鑿蹕降臨承明下拜雖西
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贊曰彥先通識思遠方直薛旣清貞賀惟學植逢時遇

主搏風矯翼

晉書卷六十八

晉書卷六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九

劉隗

孫波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父砥東光令隗少有文翰起家祕書郎稍遷冠軍將軍彭城內史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收護軍士而爲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若思官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詩稱殺禮

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
自今以後宜爲其防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
又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父服今日請客奏伎
丞相長史周顛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
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旣除而宴春秋猶譏
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
官削侯爵顛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
肅其違從之丞相行叅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
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爲小妻建興中挺又割盜官布
六百餘匹正刑棄市遇赦免旣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爲

長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請除挺名禁錮終身而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請爲長史抗緯文經武剖符東藩當庸勲忠良昵近仁賢而褻求賊汚舉頑用器請免抗官下獄埋罪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符旨挺已喪亡不復追貶愚憇意闇未達斯義昔鄭人斲子家之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數百年間非徒區區欲釐當時亦將作法垂於來世當朝亡夕沒便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挺名爲民錄妾還本顯證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彊顯貴驕傲自

忒一請叅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劾奏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彈奏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爲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獄爲寄自頃蒸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按行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誼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寃伯息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賕使役

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爲征軍以乏軍輿論於理爲枉
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
不以軍輿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
囚人畏痛飾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寃明
時謹按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參軍劉盾屬李匡幸荷殊
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
不稱訴而令伯枉同周青寃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
泉嗟歎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
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爲豕刑殺矢中妖眚並見以古況
今其揆一也皆由筵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

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晉國既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門生斷道解廬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隗劾嵩兄顓曰顓幸荷殊寵列位上寮當崇明憲典協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縱肆小人羣爲兇害公於廣都之中白日刃尉遠近訥嚇百姓誼譁虧損風望漸不可長旣無大臣檢御之節不可對揚休命宜加貶黜以肅其違顓坐免官太興初長兼侍中賜爵都鄉侯尋代薛兼爲丹陽尹與尚書令刁協並爲元帝所

寵欲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隗雖在外萬幾祕密皆豫聞之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爲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爲名詔徵隗還京師百

官迎之於道隗岸憤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奏請誅王氏不從有懼色率衆屯金城及敦剋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別隗至淮陰爲劉遐所襲攜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于石勒勒以爲從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子綏初舉秀才除駙馬都尉奉朝請隨隗奔勒卒孫波嗣

波字道則初爲石季龍冠軍將軍王洽參軍及季龍死洽與波俱降穆帝以波爲襄城太守累遷桓沖中軍諮議參軍大司馬桓溫西征袁真朝廷空虛以波爲建威將軍淮南內史領五千人鎮石頭壽陽平除尚書左丞

不拜轉冠軍將軍南郡相時苻堅弟融圍雍州刺史朱序於襄陽波率衆八千救之以敵彊不敢進序竟陷沒波以畏懦免官後復以波爲冠軍將軍累遷散騎常侍苻堅敗朝廷欲鎮靖北方出波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上疏曰臣聞天地以弘濟爲仁君道以惠下爲德是以禹湯有身勤之績唐虞有在予之誥用能惠被蒼生勲流後葉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命爰及文武歷數在躬而猶虛心側席卑已崇物然後知積累之功重勤王之業難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厚惠皇不懷委政內任遂使神器幽淪三光翳曜園陵懷九泉之感宮

廟集胡馬之跡所謂肉食失之於朝黎庶暴骸於外也
賴元皇帝神武應期祚隆淮海振乾綱於已墜紐絕維
而更張陛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終之成烈
保大定功戡兵靜亂故使負鱗橫海之鯨僭位滔天之
寇望雲旗而宵潰覩太陽而霧散巍巍蕩蕩人無名焉
而頃年已來天文違錯妖怪屢生會稽先帝本封而地
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鳥之瑞君臣猶懷震悚況今
災變衆集會莫之疑公旦有勿休之誠賈誼有積薪之
喻臣鑒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諱往者
先帝以玄風御世責成羣后坐運天綱隨化委順故忘

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賢
儁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而鈞臺之詠弗聞景
毫之命未布將羣臣之不稱陛下用之不盡乎凡聖王
之化莫不敦崇忠信存正棄邪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
必疎而遠之清公貞修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
不然此風旣替利競滋甚朋黨比周毀譽交興鑽求苟
進人希分外見賢而居其上受祿每過其量希旨承意
者以爲奉公共相讚白者以爲忠節舉世見之誰敢正
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絕穿鑿之源者恐脫因疲倦
以誤視聽且苻堅滅亡於今五年舊京殘毀山陵無衛

百姓塗炭未蒙拯接伏願遠觀漢魏衰滅之由近覽西朝傾覆之際超然易慮爲於未有則靈根永固社稷無虞臣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今政煩役殷所在凋弊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戶口但咸安已來十分去三百百姓懷浮游之歎下泉興周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苛政亂者恤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悅於下今則不然告時乞職者以家弊爲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爲施古者爲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蠶食至

乃貪汚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
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於上而羣寮肆欲縱心於
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識者覩人事以歎息觀天
眚而大懼昔宋景退熒惑之災殷宗消鼎雉之異伏願
陛下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沉湎之失遠思國
風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慙迴聖恩大詢羣后
延納衆賢訪以得失令百寮率職人言損益察其所由
觀其所以審識羣才助鼎和味克念作聖以答天休則
四海宅心天下幸甚臣亡祖先臣隗昔荷殊寵匪躬之
操猶存舊史有志無時懷恨黃泉及臣凡劣復蒙罔極

之眷恩隆累世實非糜身傾宗所能上報前作此表未
及得通暴嬰篤疾恐命在奄忽貪及視息望達愚情氣
力憊然不能自宣疏奏而卒追贈前將軍子淡嗣元熙
初爲廬江太守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
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大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
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終於
司隸校尉子疇字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塢
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
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之永
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爲閭鼎所殺司空蔡謨每歎

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其爲名流之所推服如此疇兄子劭有才幹辟琅邪王丞相掾咸康世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劭族子黃老太元中爲尚書郎有義學注慎子老子並傳於世

刁協

子彛 彛子遠

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也祖恭魏齊郡太守父攸武帝時御史中丞協少好經籍博聞彊記釋褐濮陽王文學累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穎請爲平北司

馬後歷趙王倫相國叅軍長沙王又驃騎司馬及東嬴公騰鎮臨漳以協爲長史轉潁川太守永嘉初爲河南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愍帝卽位徵爲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爲丞相以協爲左長史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深爲當時所稱許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數年加金紫光祿大夫合如故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爲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

不則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帝其言任之以又爲兵

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衆庶怨望之及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旣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刁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敦平後周顛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在其例咸康中協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隕身乃出奔遇害不可

復其官爵也丹陽尹殷融議曰王敦惡逆罪不容誅則協之善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算以此爲責者蓋在於譏議之間耳卽凶殘之誅以爲國刑將何以沮勸乎當敦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自己出是以元帝慮深崇本以協爲比事由國計蓋不爲私昔孔寧儀行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況協之比君在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爲朝首于時事窮計屈奉命違寇非爲逃刑謂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冰書曰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之人猶尚如此

刁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
致令刁氏稱冤此乃爲王敦復讎也內沮忠臣之節論
者惑之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
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
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
侮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絕之也孔寧儀行
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
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罪重於
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
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爲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

一致萬幾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凱而舜舉之堯不爲失舜不爲非何必前世所廢便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爲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者不感受罪者無怨耳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讎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筵郭璞等並亦非爲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

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員外散騎尚得追贈況刁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爲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爲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論又聞談者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而得衆助者若以善柔得衆而刁令麤剛多怨若以貴也刁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寒門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冰然之事奏成帝詔曰協情在忠主而失爲臣之道故令王敦得託名公義而實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銜恥致禍之原

豈不有由若極明國典則曩刑非重今正當以協之勤
有可書敦之逆命不可長故議其事耳今可復協本位
加之冊祭以明有忠於君者纖介必顯雖於貶裁未盡
然或足有勸矣於是追贈本官祭以太牢

彝字大倫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彝斬讎人黨以首祭父
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歷尚書吏部郎
吳國內史累遷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廣陵
卒於官子達字伯道達弟暢字仲遠次子弘字叔仁並
歷顯職隆安中達爲廣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假節暢
爲始興相弘爲冀州刺史兄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貨

殖爲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資稱是桓玄篡位以
遠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鎮歷陽暢右衛將軍弘撫軍
桓脩司馬劉裕起義斬桓脩時暢弘謀起兵襲裕裕遣
劉毅討之暢伏誅弘亡不知所在遠在歷陽執劉裕叅
軍諸葛長民檻車送於桓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共破
檻出長民遂趣歷陽遠棄城而走爲下人所執斬於石
頭子姪無少長皆死惟小弟騁被宥爲給事中尋謀反
伏誅刁氏遂滅刁氏素殷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爲京
口之蠹裕散其資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
天下饑弊編戶賴之以濟焉

戴若思

弟邈

戴若思廣陵人也名犯高祖廟諱祖烈吳左將軍父昌會稽太守若思有風儀性閒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劔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若思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

若思年三十清沖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
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
潔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
結軌驥驟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惟明公垂神採
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
遂往武陵省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
遣若思就京與語旣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累轉東海
王越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
督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騎司馬
拜散騎侍郎元帝召爲鎮東右司馬將征杜弢加若思

前將軍未發而殲滅帝爲晉王以爲尚書中興建爲中
護軍轉護軍將軍尚書僕射皆辭不拜出爲征西將軍
都督兗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發
投刺王官千人爲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爲兵配
之以散騎常侍王遐爲軍司鎮壽陽與劉隗同出帝親
幸其營勞勉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若思至合肥而
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進驃騎將軍與右衛將
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尋而石頭失守若思與
諸軍攻石頭王師敗績若思率麾下百餘人赴宮受詔
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之戰有餘

力乎若思不謝而答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爲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叅軍呂猗昔爲臺郎有刀筆才性尤姦諂若思爲尚書惡其爲人猗亦深憾焉至是乃說敦曰周顛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愧色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爲將來之憂耳敦以爲然又素忌之俄而遣鄧嶽繆坦收若思而害之若思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賊平冊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簡

邈字望之少好學尤精漢史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弱

冠舉秀才尋遷太子洗馬出補西陽內史永嘉中元帝
版行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爲征南軍司于時凡
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
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
辟雍之制鄉有庠序翼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
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
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
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
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無
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鴟張

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
霸主有盱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拜於中原
何遽籩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
樂必崩况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未進後生日不覩
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弦之音文章散滅圖讖
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歎也夫平世尚
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
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
樂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
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

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
斬將擧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
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
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
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
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
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
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
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

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疏
奏納焉於是始脩禮學代劉隗爲丹陽尹王敦作逆加
左將軍及敦得志而若思遇害邈坐免官敦誅後拜尚
書僕射卒官贈衛將軍諡曰穆子謚嗣歷義興太守大
司農

周顥

周顥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徹
雖時輩親狎莫能媒也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見顥
歎曰汝穎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
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美舉秀才

入洛素聞顓名往候之終坐而不敢顯其才辯顓從弟穆亦有美譽欲陵折顓顓陶然弗與之校於是人士益宗附之州郡辟命皆不就弱冠襲父爵武城侯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爲鎮軍將軍以顓爲長史元帝初鎮江左請爲軍諮祭酒出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始到州而建平流人傅密等叛迎蜀賊杜弢顓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寄以兵救之故顓得免因奔王敦於豫章敦留之軍司戴邈曰顓雖退敗未有莅衆之咎德望素重宜還復之敦不從帝召爲揚威將軍兖州刺史顓還建康帝留顓不遣

復以爲軍諮祭酒尋轉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頃
之以醉酒爲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復坐門生斫傷人免
官太興初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顛上疏讓曰臣退
自循省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難未能守分
遂忝顯任名位過量不悟天鑒忘臣頑弊乃欲使臣內
管銓衡外忝傳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
識而明矣若臣受負乘之責必貽聖朝惟塵之恥俯仰
愧懼不知所圖詔曰紹幼沖便居儲副之貴當賴軌匠
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
田蘇遊忘其鄙心者便當副往意不宜沖讓轉尚書左

僕射領吏部如故庾亮嘗謂顓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
顓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讌羣公于西堂酒
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顓因醉厲聲
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
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顓曰近日之罪
固知不至于死尋代戴若思爲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
酒請顓及王導等顓荒醉失儀復爲有司所奏詔曰顓
叅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
爲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懼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誠也顓
必能克已復禮者今不加黜責初顓以雅望獲海內盛

名後顓以酒失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
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顓在中朝時能飲
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顓
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顓醒使視客已
腐脅而死顓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
顓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顓
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嘗
枕顓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
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於導坐傲
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阮邪顓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

稽阮及王敦構逆溫嶠謂顓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
雷無濫邪顓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
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主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
如此豈云非亂乎處仲剛復彊忍很抗無上其意寧有
限耶旣而王師敗績顓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顓
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
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帝召顓於廣室謂之
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
顓曰二宮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
等勸顓避敦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

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顓
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
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
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
觀者皆爲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
四顓之死也敦坐有一叅軍携蒲馬於博頭被殺因謂
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
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
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敦素憚顓每見顓輒面
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繆坦籍顓家收得素

簾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
敦卒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康祀以少牢
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
闕請罪值顓將入導呼顓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顓直
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顓喜飲
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顓顓不與言顧左右曰今
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
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顓
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
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

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顓表救已殷勤款至導
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
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顓三子閔恬頤

閔字子騫方直有父風歷衡陽建安臨川太守侍中中
領軍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加中軍將軍轉護軍領祕
書監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烈無子以弟頤長子
琳爲嗣琳仕至東陽太守恬頤並歷卿守琳少子文驃
騎諮議參軍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爲政則害于而國
用之行已則凶于乃家誠以器乖容衆非先王之道也

大連司憲陰候主情當約法之秋獻斲棺之議玄亮剛
愼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
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疎致物情於解體權臣發怒借
其名以誓師旣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見昵於主主
辱而圖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閑爽照理研幽伯
仁疑正處腴能約咸以高才雅道叅豫疇咨及京室淪
胥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蓋事君而盡節者歟顛招
時論尤其酒德禮經曰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贊曰劉才亮直志奉興王姦回醜正終致奔亡周戴英
爽忠謨允塞道屬屯蒙禍罹兇慝